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HUO NOBEL
WENXUE JIANG
ZUOJIA CONGSHU

静静的顿河

〔苏联〕肖洛霍夫

（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漓江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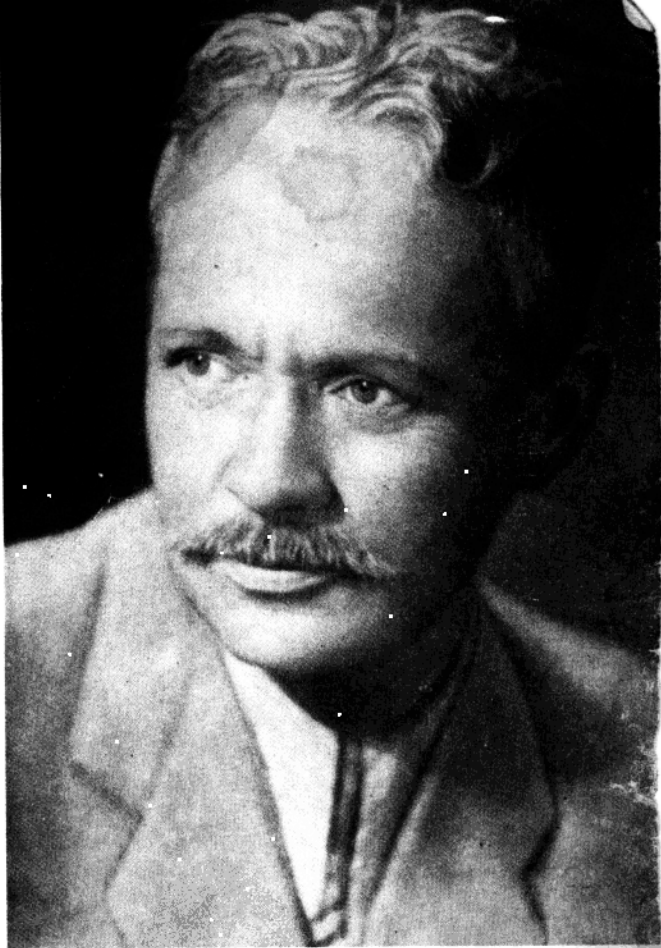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出版说明

诺贝尔文学奖是当前国际上影响颇大的一种文学奖。为了帮助读者开阔视野、认识世界、了解诺贝尔文学奖情况，和研究、借鉴外国文学，以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特编辑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本丛书择要介绍较能体现获奖者思想艺术特点的部分作品，分辑陆续出版。每书均有专业研究人员撰写的“前言”，后附“授奖词”和“受奖演说”。

责任编辑 刘硕良

装帧设计 文 希



〔苏联〕肖洛霍夫（1905—1984）
（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主要人物表

格里高力·潘捷莱耶维奇·麦列霍夫（爱称：格里沙、格里什卡）

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麦列霍夫——格里高力的父亲

娃西莉萨·伊莉尼奇娜（简称：伊莉尼奇娜）——格里高力的母亲

彼特罗·潘捷莱耶维奇·麦列霍夫（爱称：彼佳）——格里高力的哥哥

妲丽亚——彼特罗的妻子

杜尼娅——格里高力的妹妹

司徒潘·阿司塔霍夫——麦列霍夫家的邻居

阿克西妮亚（爱称：阿克秀莎）——司徒潘的妻子，格里高力的情人

娜塔莉亚（爱称：娜塔什卡）——格里高力的妻子

米伦·格里高力耶维奇·柯尔叔诺夫——娜塔莉亚的父亲，富农

卢吉尼奇娜——娜塔莉亚的母亲

米佳——娜塔莉亚的哥哥

格里沙加爷爷——娜塔莉亚的爷爷

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莫霍夫——商人

伊丽莎白·谢尔盖耶芙娜（爱称：丽莎）——莫霍夫的女儿

叶甫盖尼·尼古拉耶维奇·李斯特尼次基——沙皇时代的军官

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李斯特尼次基——叶甫盖尼的父亲，退休将军，大地主

萨什卡老爹——李斯特尼次基家的老马夫

奥西普·达维陀维奇·施托克曼——共产党员

“杰克”——莫霍夫家的磨坊工人

伊万·阿列克塞耶维奇·科特里亚洛夫——磨坊里的机器匠

米沙·柯晒沃依——哥萨克贫农

普罗霍尔·泽柯夫——哥萨克农民

安尼凯——哥萨克农民

贺里散福——哥萨克农民

伊里亚·彭楚克——共产党员

安娜·波古德柯——女共产党员，彭楚克的爱人

贾兰沙——具有进步思想的乌克兰人

波得捷尔柯夫——党外布尔什维克，顿河苏维埃主席

科尔尼洛夫——反革命白军头目

佛明——哥萨克，曾参加红军，后叛变，成为土匪头子

库金诺夫——哥萨克暴动军司令

顿河哥萨克的一代诗史

——《静静的顿河》新译本序

孙美玲

生活节奏变得空前急促的今天，大家再难得有时间来阅读洋洋百万言的作品了。但有些长篇巨著象是人类文化创造史的里程碑一样，使人永远难以忘怀。一项技术会因时代的前进而变得过时，一个思想或可随历史的发展而渐次丧失其意义，但是任何真正伟大的艺术发现都不仅是自己时代的光辉乐章，同时还会以永不涸竭的艺术感染力，激动着后世的读者。无论生活有了怎样的变化，人们会永远感到它们的新鲜，它们会由于时代和读者的不同而不断获得前所未有的新的美学价值。

亲爱的读者，此刻在你手中的《静静的顿河》正是这样一部作品。也许，你早就为它的魅力所征服，现在已经不是第一次读它了。也许，你过去只是听到过它的名字，今天确是第一次拿在手中。不管怎样，只要你翻开它的书页，就会感到顿河乡土的浓烈气息迎面扑来。一页页读去，就仿佛置身于充满了汗水咸味的劳动场面，有时又恍然被摄进金戈铁马的战争生

活。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将跳出书页，闯进你的思想和感情的空间，迫使你同他们一起哭，一起笑，为他们惋惜、庆幸、悲痛、仇恨，为他们长久地、深沉地思索。我相信，今后你也会象对待其他艺术杰作一样，一次再次地重新翻开它的书页，重新领略它给予你的艺术享受。

一、哥萨克社会历史的一面镜子

作家肖洛霍夫，一九〇五年生于顿河，从童年时代就熟悉哥萨克人民和他们的生活以及风俗习惯。国内战争期间，他目睹了红军和白军在顿河战场上进行的最激烈、最复杂的交战。当他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就投身到建设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去，参加征粮队，有时在草原上和匪帮打仗。他热爱顿河的土地，他生活在他描写的人们中间。他了解哥萨克人民所走过的历史道路，深知在他们内心世界曾经有过怎样尖锐的矛盾和斗争。他受时代的感召，满怀对哥萨克人民的热爱，创作了这一描绘顿河历史风云的艺术长卷。

《静静的顿河》共四部八卷，先后历时十四载始告完成。一九二六年开始创作，一九二八年出版第一部（第一、二、三卷）和第二部（第四、五卷），一九三二年出版第二部（第六卷），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完成最后一部（第七、八卷）。

《静静的顿河》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作是哥萨克社会历史的一面镜子。固然，通过文学形式描述哥萨克生活的远不止肖洛霍夫一人，而且也并非始自肖洛霍夫。普希金曾经写过哥萨克农民起义（《上尉的女儿》、《普加乔夫起义史》）。托尔斯泰也曾

塑造过许多真实可感的哥萨克形象（《哥萨克》）。然而唯有肖洛霍夫才通过二十世纪头二十个年头的社会巨变，最广泛、最深刻、最形象、最感人地表现了哥萨克的历史命运。作者通过《静静的顿河》的一系列艺术形象揭开了哥萨克这一陌生世界的帷幕。今天，世界各国读者对于哥萨克的生动了解，恐怕大都来自肖洛霍夫的这部长篇小说。甚至苏联读者本身，也因为有了这部作品，而对哥萨克的历史道路和社会根源的理解变得更具体、更清晰。随着既往时代的逝去，随着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一代人的相继去世，《静静的顿河》恐怕也将成为描写哥萨克生活的绝唱了。

在俄国大地上，苏维埃政权的确立标志着历史上从所未有的一个新世界的诞生，这是对旧制度和旧传统的一次决战。无产阶级带领劳动人民为了彻底争得自己的历史主人的地位，同各种反动势力进行了最残酷的搏斗。这场斗争在顿河地区尤为复杂、激烈，它将一个因循守旧的哥萨克社会急速地推进了历史的激流，促使它在一段比较短暂的时间里完成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各个阶层都受到空前强大的冲击，而涌进这股激流。这场斗争在顿河上不仅体现为阶级斗争、红军和白军的斗争，而且深入到每个阶层、乃至每个家庭的内部，通过亲人之间的悲剧性冲突表现出来。肖洛霍夫的早期创作《顿河故事》集中有许多短篇，就是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交锋反映了顿河阶级斗争的激烈、严酷和复杂。

继这些短篇之后，肖洛霍夫在一九二六年决定要写一部长篇小说，描写哥萨克在革命中的命运，更广阔地描写顿河地区的这场巨大斗争。他想写的这一部小说最初取名为《顿河乡土》。写过几个印张之后，肖洛霍夫忽然领悟到，如果径直写

哥萨克在革命当中的行动、思索和趋向，读者会对他们的倾向和态度感到不理解，读者会提出要求，希望说明其社会根源和历史依据，他们一定会问：“哥萨克是些什么人？顿河军屯州又是怎么回事？”*。不了解哥萨克的历史道路，就难以深刻地理解他们今天的行为表现和内心世界。于是肖洛霍夫放下《顿河乡土》，重新寻找小说的开头，重新构思一部规模更大的长篇小说**。他把书中的年代向前推移，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甚至追溯到一八七七年俄土战争。主人公们在这些历史年代的经历和生活就构成了现在我们读到的《静静的顿河》第一部的内容。而原来写下的《顿河乡土》的部分手稿，则经过改写，进入了小说的第二部***。

我们提到作家的这一段创作历史，目的仅仅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在阅读这部小说时，更深刻地理解较长历史跨度内的各个阶段的内在联系，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各个主人公的现实动向和心态的历史逻辑。

哥萨克一词源于突厥语，原意为“自由的人”，“勇敢的人”。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有大批农奴不堪地主和沙皇势力的剥削压榨，纷纷从俄罗斯内地逃到边远的、荒无人烟的顿河草原等地区安家落户，这些逃亡的农奴及其后代，便称为哥萨克。他们追求自由，具有反抗精神，对封建的王公贵族构成巨大的威胁。著各农民起义领袖拉辛、布拉文、普加乔夫都是哥萨克。沙皇政权多年来对哥萨克进行过极残酷的血腥镇压。

* ** 《消息报》，1937年12月31日。

*** 俄，列日涅夫：《米·肖洛霍夫》，苏联作家出版社，莫斯科1948年，第228页。

正如书中描写的那样，彼得大帝统治时期，有一次，一艘官船满载着粮食和火药，沿着顿河向亚速海驶去。顿河上游的一个小村镇的哥萨克袭击了这艘官船，杀了卫兵，抢去了粮食和火药。沙皇闻讯后，下令洗劫这个小村镇，并把几十名哥萨克俘虏送上绞架，将绞架置于木筏之上，使木筏沿顿河顺流而下，借以恫吓顿河两岸一切敢于反抗沙皇官军的哥萨克农民。

沙皇政府一方面对哥萨克进行残酷镇压，同时还派出眼线，坐镇哥萨克村庄观察动静，书中鞑靼村的富商莫霍夫的先祖，就曾是沙皇的坐探；另一方面沙皇政府对哥萨克采取怀柔政策，分给哥萨克相当数量的份地长期耕种，免缴租赋，但要哥萨克为沙皇当兵服役。一到应召年龄，每个哥萨克都要自备马匹和军服，参军入伍，为沙皇效力。久而久之，哥萨克反倒不情愿地成为了沙皇用以镇压城乡人民起义的鹰犬。哥萨克有别于内地的农民，他们是一种特殊的农民，我们既是农民，又是军人。曾经具有光荣历史的顿河土地成为了沙皇治下的顿河军屯州。经过多年的历史演化，哥萨克在小说描写的时代，已不再是一个统一体，他们早已分化，极少数人成为地主、富农，绝大多数人是劳动哥萨克，是贫农和中农。

劳动哥萨克的份地比俄罗斯内地的贫农和中农的土地要多两三倍，他们的经济生活优于内地农民，他们“保留着特别多中世纪生活、经济和风俗习惯的特点”^{*}。他们长期为沙皇服兵役，他们的政治地位也优于内地农民。这样，哥萨克就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具有明显特点的性格和心理。

劳动哥萨克用几辈人的汗水开发了荒莽的顿河土地，这片

^{*} 《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60年，第16—17页。

土地是他们辛勤劳动的结晶，是他们的摇篮，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地方，是他们为争取自由生活而殊死战斗的阵地。每一寸土，每一棵树，每一掬顿河水，都连着他们的心。他们不惜把全部心血和精力都倾注在这里，他们以最深挚、最执著的感情依恋着顿河土地。他们热爱这片土地，不仅仅是因为这土地埋葬了无数哥萨克的尸骨、饱浸着哥萨克的血，顿河里流着哥萨克孤儿、寡妇的眼泪；而且还因为他们不但是这片土地的奴隶，也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他们辛苦地开垦、耕耘，欣悦地收获。在晨雾里、暮霭里，在草原的风里，在顿河的涟漪里，也飘散着他们掺和着汗水和眼泪的欢乐。对于顿河土地的特殊深厚的情感、对于劳动和乡土的爱，深深地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成了哥萨克性格的突出特点之一。

顿河哥萨克世代酷爱自由，他们宁愿为自由而死去，不愿在屈辱中苟活，这种传统也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中。他们的祖先拼着性命来到这里，为的是过上自由生活，他们的前辈屡次造反起义，流血奋战，上断头台，也是为了捍卫自由的权利。当然，哥萨克农民心目中的这种自由，既包含着反抗沙皇专制的内容，同时也潜在着某种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哥萨克向来还以强悍和尚武精神著称，在他们的道德准则中，勇敢是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格里高力的祖父是一个出自下层的哥萨克，由于他非常英勇，连李斯特尼次基将军也高看他一眼。格里高力的父亲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一八八三年在沙皇阅兵赛马时得了第一名，因此远近闻名。格里高力也不比自己的祖父和父亲逊色，他在镇里马术比赛中获得头奖。麦列霍夫家因此成为鞑靼村很有名气的家庭。这种对于勇敢品质的称颂，在战场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红军和

白军两军对峙的时候，白军中的哥萨克见到红军指挥员身先士卒，不怕牺牲，率队进击，于是就为红军指挥员的勇敢叫好，表示无限的赞佩。这种尚武精神有时也可能发展成为盲目的行动，而失去其正面的意义。

哥萨克在长期的较为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形成了自己优越于外乡人的心理。他们鄙视非哥萨克农民，称他们为“庄稼佬”。动辄就要对他们大打出手。这种优越感，这种以哥萨克为荣的心理，当被歪曲和受到别有用心的蛊惑之时，也会蒙蔽劳动哥萨克的阶级意识。

由于环境闭塞，远离俄国革命的中心，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带有许多封闭的特点。劳动哥萨克识字人少，消息闭塞，十分愚昧、落后和保守。他们用猫头鹰的叫声和年景好坏来预测战争是否会发生，他们相信把避弹咒语、避枪咒语带在身上可以避开死神。

哥萨克崇尚正义，追求自由，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但又有服从上级、畏惧上司的心理；他们英勇果敢，却又很粗暴残酷；他们聪明，具有才智，又很守旧，很愚昧无知；他们善良开朗，又很狭隘……

哥萨克的沉静的生活，被战争和革命的风暴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哥萨克将要走上一条通往新生活的艰难困苦的道路。《静静的顿河》正是哥萨克的这条艰难困苦道路的光辉的艺术写照。

二、艰难曲折的道路

《静静的顿河》描写顿河哥萨克从和平生活进入第一次世

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所走过的历史道路，描写他们由于“战争和革命的结果，在生活和心理上所发生的那些巨大变化”，揭示“陷入一九一四至一九二一年间诸多事件的强大漩涡中的一些个别人的悲剧命运”^{*}。

肖洛霍夫在书中塑造了许多体现历史前进方向的革命者、布尔什维克、红军指挥员和战士的形象，描写了他们在伟大革命斗争中的英勇献身精神，讴歌了他们为之斗争的苏维埃政权的彻底胜利。这方面的内容虽然极为重要，虽然描写得也极为生动真实，但是作家的主要立意并不在于为革命者立传。作家在书中还描写了旧政权的垂死挣扎和白军的彻底失败，写出历史发展的这个必然趋势，但是这也不是这部作品的主旨。作家在书中主要描写的是，在旧政权和新政权、红军和白军、新世界和旧世界斗争过程中，以格里高力·麦列霍夫为代表的劳动哥萨克走向新生活的艰难曲折的历史道路和他们中的许多人充满迷误与痛苦的悲剧命运。

格里高力·麦列霍夫是一个复杂的人物，社会的尖锐矛盾和冲突，时代的各种因素，都投影在他的身上。格里高力的曲折道路深刻地体现了哥萨克走向革命的苦难历程。但是二者又不尽然一致。格里高力是哥萨克中间的最早的觉醒者，但同时却又是他们中间的最迟的归来者。当哥萨克走过歧途回到正路上来的时候，格里高力仍在歧路徘徊，直到最后才回到新生活中来。

格里高力是一个优秀哥萨克。在战前，他为了真挚的爱

^{*} 《肖洛霍夫研究》，孙美玲编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1982年，第418页。

情，不顾和一家之主的父亲、和哥萨克环境中的偏见发生冲突，毅然从家里逃出来去当雇工。他在恬静的战前生活中掀起的这一次小小的波澜，既是他个人的生活事件，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涵义。现在已经不是当年他祖父在世时村民们弄死土耳其女人的时代了。格里高力和阿克西妮亚在发展的社会条件下，敢于向旧的传统、旧的观念表示自己的轻蔑。这说明时代正在急速地变化，人们的观念也在急速地变化。真正的风暴将会很快地降临在这块土地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革命的星星之火也开始在俄国的许多黑暗的角落里发出光亮。格里高力在战争中发出了一个带有叛逆意味的疑问：为什么哥萨克背井离乡、为什么人们无冤无仇地互相残杀。他在医院里医治战伤时听到了革命者的宣传，这种宣传激起了他心中对于沙皇军官和沙皇制度的贰心和仇恨。他在战争中获得乔治奖章，当皇族来医院向他慰问的时候，他由于对战争的荒谬性有了认识，而用一种不礼貌的方式侮辱皇族。尽管这种认识还很蒙眬，并不牢固，尽管旧的观念还强有力在他的身上发生着作用，然而坚冰已被打破。当十月革命风暴来临的时候，他很快地就参加了向旧制度进军的行列，成为鞑靼村第一个参加红军的哥萨克。

十月革命打破了哥萨克社会生活的一潭沉寂的死水。各种势力，各种思想变得空前活跃，纷纷来到历史的舞台上亮相。哥萨克的所有阶层在动荡的时代都表现得十分积极。他们根据自己的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基础，对于各种历史事件作出各自相应的反应。

格里高力也在积极地思索着，探求着，行动着。只是他行动的方向并不始终一致，而是反复多变。

格里高力在红军与白军进行殊死较量的国内战争期间，忽而站在这边，忽而站在那一边。他的这种动摇不定，不是由于盲从和没有主张；不是消极被动和作壁上观；不是懦弱和畏葸；不是为改善自己的境遇而苟且求安、权宜行事。他的歧路徘徊是积极的探索，是走向新生活的必不可免的痛苦蜕变。

他在红军里勇敢地战斗过一段，但对红军并没有深切的认识，对阶级斗争的严酷性也难以理解，对波得捷尔科夫不经审判就命令把全部俘虏杀掉的作法不能宽恕，这件事使他感到困惑和迷惘，他不理解这个充满仇恨的世界，他仿佛在草原的暴风雪里迷失了前进的方向。他在负伤回家后不情愿地成为了白军。在白军里很快又产生了厌恶的情绪，于是放弃阵地回了家。当苏维埃政权的某些执行者对动摇的哥萨克采取某些过火政策、要逮捕他的时候，他逃出来参加了哥萨克的暴动，在短暂的时间里他似乎觉得找到了维护哥萨克利益的正确道路。可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他逐渐省悟到，“不要共产党，只要苏维埃”这是一条荒谬的、走不通的道路。暴动军用不了多久必然要靠拢白军将军们，否则就会迅速被红军消灭，而格里高力根本不愿意替那些违背劳动哥萨克利益的将军们去卖命、杀自己的亲兄弟，他再次悔悟他又走错了道路。他从溃退的白军中再次加入红军，为赎罪勇敢战斗。可是在红军里由于他曾经做过暴动师长，没有得到信任。他复员回家后，村苏维埃政权代表柯晒沃依再次把他当敌人，要逮捕他。他从家中逃出落入佛明匪帮。最后他又从佛明匪帮逃出，在再度逃亡的路上埋葬了他最亲爱的阿克西妮亚。他的悲剧是国内战争中哥萨克悲剧性曲折道路的延伸和深化。

肖洛霍夫说：“格里高力是中农哥萨克的一个独特的象

征。那些知道顿河国内战争的历史、知道它的过程的人，都知道在一九二〇年以前不是一个格里高力·麦列霍夫，也不是几十个格里高力·麦列霍夫曾经动摇过。”*

格里高力在国内战争期间的反反复复、摇摆不定说明，一个中农哥萨克不可能不经过痛苦的过程而获得无产阶级的明确的政治观点。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思想上的积极觉醒的势头，在十月革命后没有能够继续向上发展，他思想演化的曲线至此反而出现了许多下落、反复和波折，这是因为作为小生产者的哥萨克，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和狭隘性。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破坏一个旧政权、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还要建立一个新政权、建立一个新世界。格里高力虽然对于沙皇制度和旧世界有所认识，但在确立当中的新政权和新世界面前，却表现出他的无穷疑虑和迷惘。他常常要从小生产者的角度出发，在幻想中和陈旧的历史中去寻求理想社会。更何况有许多客观因素干扰他接受先进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国内战争时期顿河地区形势非常复杂，而且急速多变。这里有比其他地区强大得多的白军的势力，有较为深厚的富农的基础，有哥萨克自治论的影响，有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人员执行政策中的失误……这样纷纭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变得更加使他难以辨别方向。他反复探索，痛苦寻求，每一步都充满了矛盾。他不能不为自己的蜕变付出必不可少的重大代价。

* 库鲁宾：《在肖洛霍夫家作客》，《苏维埃俄罗斯报》，1967年8月25日。

三、格里高力返回故土

关于格里高力悲剧命运的结局，特别是围绕着格里高力堕入匪帮这一点，历来有过许多争论。著名作家阿·托尔斯泰曾经要求肖洛霍夫不要就这样结束《静静的顿河》，他认为主人公“格里高力·麦列霍夫不应作为一个匪徒走出文学”。一些批评家曾经认为，格里高力堕入匪帮，中断了这个人物的典型性。这些认识过于表面地和直线地看待格里高力堕入匪帮这一行动，把格里高力和匪徒等量齐观，而对于格里高力堕入匪帮的原因、他在匪帮时的内心世界和所作所为，他与匪徒的区别、他的毅然脱离匪帮、以及他的返回故土等具有重要意义的因素和情节，都没有给予重视和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

苏维埃政权在顿河取得彻底胜利，曾经在国内战争期间不断动摇、走过曲折道路的哥萨克都已省悟，回到苏维埃政权下安居乐业。这是全书的总结局。格里高力的命运是和这个总结局相一致的，是这个总结局的一种深刻的表现。

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它比我们想象的不知要复杂多少倍。一般说来，最详尽的分类也要比现实生活贫乏得多，苍白得多。优秀的艺术作品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从来不是直线的和简单的。我们对于格里高力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也不能简单地划类，认为他投入红军，他就是进步的，对革命有认识，他身陷匪帮，就纯粹是一个匪徒。我们要辩证地和历史地挖掘这个人物的行动的深层的涵义和原因。

格里高力作为一个典型形象，不仅具有曾经走过曲折的历